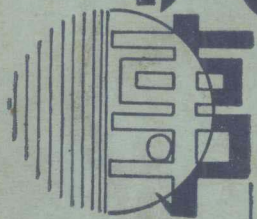


鐵珊軼事



鐵珊軼事

馮玉祥



三、五、二六、



鐵珊先生遺象

每應鄉試，自定州至京，五百餘里，鐵珊往來皆以肩荷行李徒步行。一次出闈後，自京歸，距家尚有一日程，囊中僅餘制錢八文，則忍飢而歸，晏如也。

訪李鑑堂

李秉衡鑑堂，退居直隸完縣時，鐵珊甫中舉，徒步往訪，一見引爲知己，於學問政治，多所考證。及鐵珊在翰林院散館，放四川知縣，或曰：「李鑑堂巡撫山東，君故知也，胡不指請山東？」鐵珊笑而不答，蓋不欲倚故人以求進耳。

敗有餘功

岑公春煊（西林）督兩廣時，奏以鐵珊隨使募練新軍，爲之統領。未及三月，廣西悍匪降而復叛，勢洶洶，岑命鐵珊率隊往剿，所部二千餘人耳，而匪衆數倍，鐵珊力言新兵練未久，不可用。岑曰：「第往，無須戰，遙爲他軍聲援足矣。」且命兼署柳州府知府。至則與匪相持相鬥，逼匪至三防地。會大疫，鐵珊病，莫能興，又以其統兵多出援他軍，爲匪所乘，軍遂大潰，以此落職。繼之滅此匪者爲龍濟光，龍則曰：「非王統領逼匪至此，余焉能滅匪如此之速，余成功實僥倖耳！」

罷職剿匪

鐵珊應東三省總督錫公良招，任吉林東北路道，辛亥辭職，已交卸，

鬻匪大至，擄密山府知府某。鐵珊謂其後任某曰：「茲事恐君未易了，吾當助君了之。」後任曰：「君已卸責，奈何累君？」鐵珊曰：「吾尚未離茲土，故應分責。」遂率隊往，匪聞多逸，餘盡降。曰：「早知公來，絕不爲此。」遂救其知府出，以此東人極稱其德。

按今之爲官府者，在任之時，尚不能盡責，況已交卸後耶？而鐵珊爲人，最負責任，爲人民服務，則雖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故當後任者難於勝任之事，遂毅然自負。諸如此類，皆非常人之所能爲者也。

築壩防城

東北路道署設三姓地瀕江每歲漲發則淹沒城郭鐵珊爲築石壩以遏水壩未成而水大至不沒者一二寸鐵珊督工力防立壩上三晝夜壩成而水退以此無害東人頌之。

冒雨赴晉

鐵珊體健耐艱苦馮煥章將軍自華陰應閭公百川招渡河赴晉時鐵珊以事滯開封及聞訊則由陸路赴晉僱驛車途遇大雨車覆而壞捨車步行數十里跋涉萬艱雨傾淋漓衣履盡濕如漬時鐵珊年已六十餘矣而處之夷然。

滅頂之謔

馮將軍初至晉，居晉祠。祠在省城西，相距四十餘里，中隔河水，及騰而流急，渡者皆以人背負。鐵珊體巨而胖，初渡，恐負者不勝，則坐人力車，以四人推挽夾輔而過。中流車覆，鐵珊跌入水，再起再仆。久之，爲人扶至岸，以六十餘歲之人，未嘗蹙眉。余聞而往視之，鐵珊曰：「來何早？」余曰：「聞君濯足萬里流，來致賀耳。」鐵珊曰：「可弔也，又何賀乎？豈第濯足，直滅頂矣！然吾仍健在，當受君賀！」

兼人之肉

鐵珊健飯，而有肉量。在馮將軍幕，每宴客，特爲之多備肉，或並他人所餘者而亦食之。一日既飽，捫腹曰：「吾今可與聖門高弟相抗。」

余曰：「何故？」鐵珊曰：「子路有兼人之勇，我則兼人之肉。」

溺壺笑柄

鐵珊貌端重而性喜談諧，應辦敏捷。從馮將軍居太原時，有一四十歲許之丈夫相隨，晨起恆爲鐵珊傾溺壺。衆疑爲僕，既而詢之，則舊屬營長也。衆竊議之，謂不應以此佞長官，而長官亦不應以此役屬下。鐵珊聞之，對衆曰：「公等怪其爲吾傾溺壺乎？吾與彼分有上下，而誼則朋友，吾亦常爲彼傾溺壺。」言畢，回顧其人曰：「君謂然否？」其人大笑，衆亦大笑，一時疑團爲之冰釋。

賴有此耳

吾與谷九峯，鐵珊係同學，渠二人每見則互相嘲諷以求勝。在太原時，二人對坐，鐵珊自襟下取一箋致余曰：「九峯頃以詩贈我，恐其罵我也，尚未敢受，君試爲我解之。」余故爲曲解，以激其怒，鐵珊拍案怒曰：「果不出吾所料。」而九峯詩有句云：「捫蝨高談王景略。」余曰：「此譏君多蝨也。」鐵珊轉怒爲笑，曰：「賴有此耳，此尚可恕，吾眠久不脫衣，又不喜浴，故多蝨，然以吾擬王猛，吾足自豪矣！」

黨字尚黑

鐵珊面黑，恆自惡之。居太原傅公祠，吾二人同住一室。一日，鐵珊有所不快於政象，晨起對案食。鐵珊曰：「自古成黨，無不黑暗者，故其

字作尚黑。」余戲之曰：「此不可一筆抹煞，古人以五百家爲黨，豈盡擇其黑暗者，俾聚族而居乎？且孔子嘗曰：『吾黨之小子』。如君所說，孔門弟子，必皆面目顰黑如尊範矣。」鐵珊大笑曰：「惡作劇，幾令吾噴飯！」

讀史致諧

居傅公祠，余與鐵珊對榻眠。鐵珊喜夜讀，恆過夜半。一日讀史至賈似道，惡其爲人，疲極投書而欲睡，見余睡方酣，故意呼余醒曰：「吾今讀史有心得，何以史書所載賈姓無好人？」余曰：「前漢賈誼之爲人何如？」鐵珊瞿然曰：「好人好人，吾竟忘之。」言畢引被蒙頭。

而新聲作矣。

千里一曲

鐵珊喜儕於庸衆中談故事，雜以穢詞，以博衆歡，或病之。余曰：「晉周顗官至僕射，與親友談，每雜穢謔，不知檢節。人或譏之，顗曰：『吾如長江萬里，能不千里一曲耶？』」鐵珊殆亦千里一曲者乎！

建章與鐵珊雖同學，然晤面久談時頗少。一官奔走，三十餘年，晚乃相會於馮將軍之幕下，皆冉冉老矣。至晉之五台建安村中，同居將及一年，而谷九峯亦在焉。三人皆同學，無所拘束，晨夕恣談，極平生之樂。鐵珊歿，余輓之云：「孫叔清廉，來者疇繼。建安談笑，

不可復聞。一每一念此，未嘗不黯然破涕也。馮將軍欲輯鐵珊軼事百則，刊以行世，恐不足其數也。余隨筆書此備採擇。後數則，於當時談笑，述十一於千百，以誌感焉。

鐵珊軼事卷三

鄧長耀述

吃糠粃

鐵珊幼時家貧，又值歲饑，僅因以糠粃爲食。久之肌體消瘦，幾不能支。鐵珊懼太夫人憂，每食未嘗有難色。鐵珊幼小時，即備嘗辛苦艱難，故其長也，始終能刻苦自勵。而其幼時即知孝親，大爲常人所不及。此鐵珊之所以令人欽佩也。

山東就食

鐵珊之太翁以舉人任山東武城縣教諭，其祖母攜鐵珊之任所，以資就食，自是乃免飢餓。

不恥短衣

昔之私塾，凡學生皆衣長衣。鐵珊家貧不能置，每衣短衣入學，同學者多嗤笑之。鐵珊則自若也。貧非可恥，而勤儉殊可風也。今之學子，驕奢淫侈，著綢緞綾羅，尚以爲不足，必西裝革履而後已，皆宜以鐵珊爲模範也。

初作制藝便驚人

清代以八股文取士，其文極難作。尋常人初學，先作破題、承題、起講，至少亦需一二年工夫，方能作半；再進乃作全篇。鐵珊讀制藝，不滿二十篇，即開筆作文，第一次竟作全篇；且立言皆中肯綮，其師及同學皆不信其出自彼手。及下次命題，其師友均監視之，而鐵珊略爲思索，操筆立就，竟體通暢，詞達理舉，自是師友皆刮目相待矣。

傻小子能做文章

鐵珊初作制藝，便佳。一日，其太翁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爲命題，使作一文。鐵珊提筆成篇，洋洋灑灑，暢所欲言。太翁閱之，大圍特圍，未易一字，並且喜曰：「傻小子能做文章！」見人輒道及之。

採芹如拾芥

鐵珊年二十一歲時，應州試，皆列前三名；及院試，以第一補博士弟子。是年其師范東坪先生曾批其文曰：「採芹如拾芥。」蓋極言入學之易也。

十八吊

鐵珊幼年設館授徒，僅小學生數人，東家除供饌外，一年脩金，只制錢十八吊。同學有戲之者，呼曰：「十八吊。」鐵珊一笑置之。

一帆風順